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研究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

石墨林◎编著 陈国灿◎校订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

石墨林◎编著 陈国灿◎校订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 / 石墨林编著 ; 陈国灿校订. — 乌鲁木齐 :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2.3

(《新疆通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228-15143-1

I. ①唐… II. ①石… ②陈… III. ①安西都护府-编年史-唐代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7659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54.75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98.00 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研究丛书

前言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的腹地。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从公元前 59 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时起,新疆就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全面、深入、正确地阐明新疆历史,包括各民族的发展史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2005 年初,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决定编写多卷本的《新疆通史》,并成立了《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按照计划,《新疆通史》项目包括三部分,或称三大工程,即主题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其中,辅助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一部分专家、学者对新疆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为《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提供参考,同时提高人们对新疆历史的整体认识和研究水平。

近代以来,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陆续发现了大批地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历史内涵,新疆历史研究因此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一百多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新疆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为《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新疆通史》的立项,再一次为新疆历史研究的进一

唐
安
西
都
护
府
史
事
编
年

步深入,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希望,通过编撰《新疆通史》,能够出版一批包括《新疆通史》主体工程在内的学术精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新疆历史搭建一个新的平台,造就一批政治上强、业务素质高、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各民族专家、学者。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成立以来,我们已经邀请一些专家、学者,配合《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对新疆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经过认真审核和甄选,我们现将其中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作为《新疆通史》项目研究丛书公开出版,以供大家参考。

鉴于我们的水平,所选著作中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足,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序 言

唐贞观十四年八月灭高昌王国,建立了西州,一个多月后,唐太宗决定在西州建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他志在恢复汉王朝曾建立过的“西域都护”的基业,这是一个经营西域具有远见卓识的决定。唐朝廷将汉代的“西域都护”改名为“安西都护”,表明唐代派出的都护,旨在安定西域,其政治目的更为明确。

天山南北的西域,历来是多个民族居住活动的地区,他们与中原王朝都有着一定的联系或交往,有的甚至关系十分亲密。可是他们常常又受到其他较强大民族的侵扰。于是,汉王朝不得不对西域各小国或民族采取派兵“都护”措施。这样既维护了西域诸小国的稳定和和平生活,也保证了汉王朝与各族的友好交往。

唐王朝兴起以后面对的,是南面的吐蕃、北面的西突厥交相争夺的西域。为了分隔这两股对唐有威胁的势力,避免其在西域合流,为了保护西域诸王国不受他们的侵扰,为了维系丝路的畅通,唐必须重新担任起都护各国的重任。不仅如此,而且还应使西域地区安定。为此,唐从安西都护府建立之日起,对于西域境内,凡出现不安定的因素时,均进行了干预,这些在《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中都有具体的反映和记载。

从《编年》中看到,唐安西都护府是以军事实力作为自己存在基础的,而在军事实力的部署和应用上,则有着阶段性的变化。

唐初是以朝廷组成行军进行制裁干预的阶段:贞观十六年(642年),

西突厥咄陆寇伊州及西州天山县,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军击破之。贞观十八年(644年)八月,以郭孝恪为安西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讨伐投靠西突厥的焉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安西都护郭孝恪参与组成昆山道行军,讨伐龟兹。永徽二年(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寇庭州。以梁建方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发秦、成、岐、雍府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显庆二年(657年)才由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将贺鲁的叛乱平定下来。每一次的乱事平定以后,都是兵还于府,将归于朝。留守于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不是很多。

显庆三年(658年),安西都护府的府衙由西州迁到了龟兹,同时建立安西四镇,即在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国各建一军镇驻守,协助各国国王兼都督治理地方,从而进入到由四镇管控安西的阶段。然而,安西都护府辖区广阔,虽有四镇之设,但由于兵力不多,对于各个地方的防御,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在维护治安、制止动乱或抗击侵扰上,常常出现捉襟见肘、首尾不相顾的情况。以致在安西四镇建立以后,仍经历了多次军事上的沦陷。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二十三日,吐蕃陷我安西,罢四镇”,这是安西四镇第一次的陷落。朝廷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进讨,兵未至,弓月与疏勒等皆降。至上元二年(675年)前后,唐又相继恢复了四都督府及其军镇的设置。

仪凤二年(677年),“吐蕃与西突厥连兵攻安西”,“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这是安西四镇第二次的陷落。到调露元年(679年),朝廷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以册送波斯王名义,智擒叛军首领都支、遮鬲,平定了乱局,才又“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

垂拱二年(686年),面对吐蕃再侵西域,只有再次撤出四镇,这是安西四镇守军的第三次大撤离。直到长寿元年(692年)十月,才有“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之众,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

在第二阶段的整个三四十年间,安西虽有四镇之设,但对大的动乱仍无能为力,还必须靠中央行军来改变局面。

安西四镇的三次失陷,主要都是由于吐蕃的侵扰进犯所致。四镇的三

失而又三复,给了唐朝廷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就是要保持安西四镇的稳定统治不再遭失陷,必须要派驻足够的兵力才有保障。于是,在长寿二年(693年)恢复安西都护府统治时,“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既徵发内地精兵……并资遣衣粮等”。由此安西都护府也进入到了一个兵力部署的新阶段——常年派军镇守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点是,在四镇之下,设置了一批新的军镇,如龟兹镇下的拨换镇,疏勒镇下的葱岭镇,于阗镇下的坎城镇、兰城镇、胡弩镇、固城镇、吉良镇等五个二级镇,此外,还有杰谢、安夫等三级镇。不论大小军镇,均有汉军驻守。如此则完成了唐安西都护府由中央行军管理治安,向边防线兵驻地化管理治安的转变。这项措施不仅使安西四镇有了高效的预警机制,而且提高了军事防卫能力,为整个安西都护府境内的安宁提供了保证。故在长寿二年(693年)以后的一百年间,安西都护府管理下基本上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军事侵犯或动乱。以致在安史之乱暴发后、安西兵内调增援平叛的情况下,安西四镇仍为唐坚守了约四十年。

唐安西都护府管控西域的一个半世纪,是继承汉魏传统,在西域继续贯彻中央朝廷政令、维护西域各国安定的一个半世纪,也是唐王朝与西域各族各国保持患难相恤、荣辱与共的一个半世纪,史籍记载十分丰富。石墨林先生编撰的《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就是将这些散见于各类历史典籍中的丰富史事,搜集起来,进行比对考校,并逐年逐月逐日加以排列编纂的著作。对各种记载有矛盾的现象,石墨林先生则尽可能找出依据,作出考订;对无年月的材料,也根据相关内容作出了推断。

《编年》的一大特点是,除全面搜集传统典籍史料外,还特别注意地下出土文献资料的搜集,一方面注意将新疆地区地下考古发掘出的有关安西都护府及四镇的文献,一一加以搜集,编排其中;另一方面,还注意到全国范围内出土的与安西有关的碑刻墓志资料。可以说是研究唐安西都护府问题最完备的资料集。

《编年》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对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的编撰,并不止于贞元十一年(795年),而是延伸至唐末。这是因为安史之乱起,唐从安西内调了一支劲旅,参与内地平叛作战,一直以“安西北庭行营”的名义,保持

了安西军骁勇善战的传统,活跃于唐后期的政治舞台上,对于这支安西行营部队的行踪,作一些后续的关注,也是对历史上“安西”现象的一个完整交代。

《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属教育部“十·五”课题“唐安西大都护府与库车出土文书研究”中成果的一部分,同时亦列入《新疆通史》下子课题基础项目之一,并受到《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的支持和资助,这些都为本课题的顺利完成,提供了保证。这也是要在此特别表示感谢的。

陈国灿

2009.6.20 序于珞珈山

凡 例

一、史料类型及来源:包括已出版的汉文(汉译文)正史、类书、诗文集、出土文书、碑刻墓志等,详见《史料来源附表》。辑录时段范围,起于唐代高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集中于唐安西都护府见于史载的存在时期(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至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后延至安西失载后仍活动于内地的安西四镇北庭行营及朝廷之余音(至天复三年,公元903年),前后二百六十余年。内容涉及唐安西都护府及其下属机构、相关组织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方面。

开元、天宝间,安西与北庭曾几度合并,统一节度,其间的史料,如吐鲁番文书,仅收录与都护府有关的文书,西州及其辖县等机构的文书一般则不收。

纯属反映民间、民族事务的史料,如为数众多的出土文献则不录,民族传记亦仅收录与安西都护府相关的内容。伯希和所掠库车汉文文书,国内即将以专项整理出版,亦不在本书的收录范围。关于羁縻州府的风俗土产等,一般不以悉数抄录,可详见两《唐书》传及《册府元龟》卷九六〇《外臣部》的《土风二》、《土风三》等,并参阅《突厥稀见史料辑成》的相关部分。

二、史料的排列:

1. 基本以年、月、日先后为序。有月份而无日期者,列于有确切月日的条目后,仅标月份;无月份者亦然,仅标年份。
2. 日期不详但有旁据可参者,标以“某年月日前(后)”,列于相应日期

唐
安
西
都
护
府
史
事
编
年

之前后;一段年代中不便拆分者,以“某年—某年”列于起始年;年份不确定者,姑集中列于某时段,如“开元间”,或标以“年代未详”置于全篇正文最后。一组史料中,按有记时者标示年月日,一般以《通鉴》为准;若包括《通鉴》在内的一组史料中未见明确的系时,则按《通鉴》所示的年月段来标示。

3. 诗文、碑刻、墓志等类史料,若未以其所示(考)时间排列,则是以其所反映的历史事件而记时。

4. 不同史籍而内容一致的一组史料,按《史料来源附表》中史籍的顺序排列,其顺序依正史、通鉴、类书、政书、诗文集、笔记小说、佛典、碑刻墓志、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大类排列,其大类中以编撰或出版先后为次。

三、录文格式:

1. 条目首以黑体字标示年(帝王年号后括公元年号)、月、日,凡不同内容的条目,各自标示时间;几种史籍的一组内容相同条目,只标示一次时间;每个条目下以小号字标示出处:“书名·卷数·标题,页码”(《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标为“录7”,图文本第叁册标为“图3”,文字及文书号以图录本为准)。需要解释、订误者(主要涉及安西都护府及时间等问题),条目后以【按】语说明之。按语中引用的参考论著,详见附表《引用参考论著》(《史料来源附表》中已有者,不再列出)。

2. 录文中的省略号,一般表示编者删去的与所需内容无关的原文,录文前后所省则不标示;小号字为原文中的注文(除出土文书外),如《通鉴》之“胡三省注”,引用时不再另行说明;若不引用,亦不加省略号。

3. 录文中原校勘者所加的“校勘记”,视需要录用,若校勘者将勘误内容置于注文而原文未改,则照录原注;若校勘者径改原文、亦见注文,则不录;与其他史籍比对字词者,一般也不录。

4. 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一般为编者所加,一用以提示或纠正,如“(李)嗣业”及“交何(河)”、“羯帅(师)”等;二为小号字,则是为了节省篇幅,将一组文字大致相同的几条史料,以首条出处为准,其余若有疑异、损益者,即于括号内简明标识。有的史料如诏书、奏折,一般史籍中有其前后文,而《文苑英华》、《全唐文》等仅录诏文、疏文,并无前后语;在此类条目

中,所录的前后文仅为首条出处所有,其余若有大同小异者一般不再录;碑刻墓志类史料,一般亦依首处录文出版者录入;较难释读的出土文书,一般则依较后出版的录文。

5. 史料出处的排列,依《史料来源附表》中各大类及大类中的顺序排列。

6. 史籍中常见的异体字,如“敕”、“疎”、“距”、“傑”等,收录时一般采用现行字“敕”、“疏”、“拒”、“杰”,并不再注明。出土文献中的俗字、武周新字,一般也都改为现行通用字。未经现行标点符号断句的史料,均由编者加以标点。

7. 《目录》标题为所录史料的概括或缩写,其中出土文书及墓志之前所冠的地名为该文献出土地所属的唐代地域名。

史料来源附表

唐
安
西
都
护
府
史
事
编
年

正史: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 5 月；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 2 月。

通鉴: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年 6 月。

类书:

《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 年 6 月；

《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 年 6 月；

《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中华书局，1994 年 5 月；

《太平寰宇记》，〔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 年 11 月。

政书:

《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9 月；

《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 年 1 月；

《通典》，中华书局，1988 年 12 月；

《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新 1 版；

《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9 年 4 月。

诗文集：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罗国威整理，中华书局，2001年10月；

《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经行记笺注》，〔唐〕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唐〕

杜环原著，张一纯笺注，中华书局，2000年4月；

《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5月；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11月；

《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中华书局，1977年9月；

《白居易集》，顾学颉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10月；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

《全唐诗补编》，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1992年10月；

《唐才子传校笺》，傅璇琮著，中华书局，1987年5月。

笔记小说：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12月；

《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9月新1版。

佛典：

《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8月；

《法苑珠林校注》，周叔迦、苏晋仁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12月；

·《大藏经》，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0年。

碑刻墓志：

《千唐志斋藏志》，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洛阳地区文管处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1月；

《释汉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中有关回鹘和唐朝的关系》，程溯洛著，载《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林幹编，中华书局，1987年7月；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张宁、傅洋、赵超、吴树平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

《唐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杨敏墓志考》，段双印、刘合心著，载《文博》1992年第1期；

《敦煌碑铭赞辑释》，郑炳林，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

《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

唐
安
西
都
护
府
史
事
编
年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4年5月；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10月；

《全唐文补遗·第二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5年5月；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6年5月；

《全唐文补遗·第四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7年5月；

《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8年5月；

《全唐文补遗·第六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9年5月；

《全唐文补遗·第七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周伟洲著，载《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

《杨元卿墓志与唐平定淮西》，赵振华著，载《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6月；

《唐孙承嗣夫妇墓发掘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载《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裴怀古、李释子、和守阳墓志所见盛唐边政之经略》，张乃翥著，载《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全唐文补遗·第八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2005年6月；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

《河洛墓刻拾零》，赵君平、赵文成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7月；

《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科学出版社，2008年3月。

敦煌吐鲁番等西域文献：

《西域考古图谱》，〔日〕香川默识编，学苑出版社，1999年10月据日本国华社1915年版影印；

- 《流沙遗珍》，金祖同撰，秀水金氏 1940 年影印；
- 《高昌砖集》（增订本），黄文弼著，中国科学院，1951 年 12 月；
- 《吐鲁番考古记》，黄文弼著，中国科学院，1954 年 4 月；
-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黄文弼著，科学出版社，1958 年 4 月；
-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80 年 10 月；
-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录文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文物出版社，1983 年 4 月；
-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3 年 4 月；
-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3 月；
-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6 年 2 月；
-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7 年 2 月；
-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4 月；
-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十册》（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91 年 10 月；
- 《吐鲁番出土文书》[貳]（图文本），文物出版社，1994 年 9 月；
- 《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图文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2 月；
- 《吐鲁番出土文书》[肆]（图文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 《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黄文弼著，文物出版社，1983 年 10 月；
- 《大谷文书集成》[壹]，[日]小田义久主编，法藏馆，1984 年；
- 《大谷文书集成》[貳]，[日]小田义久主编，法藏馆，1990 年；
- 《大谷文书集成》[叁]，[日]小田义久主编，法藏馆，2003 年；
- 《高昌墓砖拾遗》，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编，载《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第 3 辑，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 2 月；
- 《吐蕃简牍综录》，王尧、陈践编著，文物出版社，1986 年 3 月；
-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唐耕耦、陆宏基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 11 月；
-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2 辑，唐耕耦、陆宏基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 9 月；